



艺术品鉴赏平台
艺术家推介
关注

现代快报
A28、29
2014.3.22 星期六
责任编辑 王凡
美编 于飞 制版 郝莎莎



马奈《草地上的午餐》

两件“有伤风化”的作品开启印象派之门

1860年代，法国画家爱德华·马奈的作品《草地上的午餐》和《奥林匹亚》被送到法国沙龙参展，作品落选之后，又被转至落选沙龙展出。当国王参观落选沙龙时，对马奈的这两件作品大为恼火，认为“有伤风化”。

《草地上的午餐》画了两个男子和两个女子在花园里聚会的情景，画中的男子穿着衣服，而位于前景的女子却是裸体的。不仅如此，《草地上的午餐》在绘画形式上，也严重违背了古典主义的明暗法和透视法。古典主义的绘画自文艺复兴使用透视以来，一直强调物体的明暗，以此来表现物体的立体感，展示三维纵深的体积感。而在马奈等人看来，那种明暗过度的鲜明层次，是人为制造的虚假光线所产生的，而真正的自然光线，是将人物放到太阳光下面产生的效果。马奈《草地上的午餐》中的女子，追求的就是这种太阳底下的写实效果，人物的身体一片亮白，根本没有从明到暗的过度。

《奥林匹亚》画的是一个裸体躺在床上的妓女。这幅画同样摒弃了人物的立体效果，呈现出平面化的趋势。人物的形体，几乎只在一个明度上，物体是靠轮廓线来区分的。在马奈这里，由文艺复兴初期开始的由二维平面变为三维立体的写实主义绘画，重新回到了平面。受到马奈的启示，一批年轻的画家走上了印象主义的道路。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有德加、雷诺阿、西斯莱、毕沙罗，而真正成为印象派领袖的，是克劳德·莫奈。

据悉，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15日。
见习记者 杨於佳 现代快报记者 徐馨儿



莫奈生前的贴身物品调色板

展/览/现/场

《艺+周刊》记者上海看展 为你送上第一手观展情报

作为“中法建交50周年”重要庆典活动之一，“印象派大师·莫奈特展”自3月8日在上海开展以来，受到了热烈追捧。虽然展览的门票定价远远高于公立美术馆，并且每人限购2张，但这些都没能影响到人们观展的热情。开展当天，就有3500名观众入场观展，排队等待的时间更是长达2~3小时。这并不是“莫奈”首次到上海办展，在2002年、2004年和2010年莫奈的作品都曾“作客”上海，每次到访无一例外都能引发观赏热潮，足见“莫奈”的强大号召力。

本次展览地点设在淮海路K11购物艺术中心地下三层，共展出52件印象派大师真迹，包括40幅莫奈作品、12幅莫奈收藏的其他印象派画家如雷诺阿等大师作品，以及3件莫奈生前的贴身物品——眼睛、烟斗、调色板。全部展品分为朋友与肖像画、讽刺肖像画、光影诗篇、莫奈画院、永恒莫奈五大主题。展品均来自巴黎马摩丹莫奈美术馆，该馆是目前世界上典藏莫奈作品最多、最丰富的美术馆之一，作品几乎全部来自于莫奈儿子米歇尔捐赠。

3月20日，现代快报《艺+周刊》记者前往K11一探展览情况。由于是工作日，画展售票处排队等候的人并不多，因此如果时间允许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工作日的时候去观赏，可以避免周末的“高峰期”。进入展厅，如果有观众担心自己无法“读懂”这些名作，可以在展厅门口租一台20元的语音导读。观赏时，可以一边听着画作背后的故事和莫奈的人生，一边欣赏画作，这样可以更加容易理解莫奈的作品。作为中国大陆目前价值最高的一次莫奈专题画展，这次主办方尤其重视安保，特地聘请了专业的安保公司进行保障，展厅内外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安保人员。同时，主办方在展厅内不仅设置了观展一米线，同时还安装了警报器，观众稍有逾矩，就会听见警报。据了解，此次展览保额总价值更是高达6亿欧元。

展出的全部65件作品被分成两个展厅展出。第一展厅内，既有同是印象派大师的雷诺阿创作的《岩礁上的沐浴者》等艺术珍品，也有莫奈在青年时期创作的风景画《伦敦国会大厦·泰晤士河倒影》《帆船，夜晚印象》等。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莫奈青少年时期的讽刺漫画，如《小虎特翁德·阿特尔》《西奥多·佩罗盖》《波尔多红酒》等。《波尔多葡萄酒》作于1857年，莫奈在波尔多红酒的瓶子上，以一位醉酒的、圆滚滚脸庞的胖男人的头像取代瓶塞，以酒瓶代表男人的脖子，酒桶象征身体，来体现象当时饮酒成风的现象。而第二展厅内，则有吸引了大部分观众眼球的，莫奈中年时期在吉维尼花园以及晚年时期的代表作品，其中特别值得一看的有4幅莫奈的巨幅油画，分别是3米长的《紫藤》、1.5米高的《萱草》、超过2米高的《睡莲》等，如此多的莫奈“大装饰”类作品是首次亮相中国大陆。展览现场，巨幅的《睡莲》前挤满了的观众，这幅创作于1914年到1917年之间的油画，是莫奈185幅《睡莲》中经典之作。

据悉，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15日。
见习记者 杨於佳 现代快报记者 徐馨儿

克劳德·莫奈(Claude Monet, 1840年11月14日 - 1926年12月5日)，法国画家，印象派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。从印象主义的产生、发展看，创始人非马奈莫属，但真正完全实现印象主义理念和技法并且一以贯之的当推莫奈。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对西方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印象主义。

目前，“印象派大师·莫奈特展”正在上海展览，引发了观赏热潮。

本版整理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(署名除外)

“印象派大师·莫奈特展”引发热烈关注，《艺+周刊》记者上海“追”莫奈 印象派领袖莫奈：用颜色锁住阳光的人



莫奈《睡莲》



莫奈《小舟》

莫/奈/生/平

去巴黎追梦的年轻人

1840年11月14日，莫奈出生在巴黎。5岁时，莫奈全家移居到诺曼底的勒阿弗尔，开了一家杂货店营生。勒阿弗尔有高高的悬崖和变幻莫测的大海，少年时代的莫奈经常逃课出去，整日眺望大海与多变的天空，并试图用画笔捕捉那些多变的色彩和线条。

在枯燥的课堂上，莫奈偷偷给老师们画速写肖像。他能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和动态进行夸张变形，神情惟妙惟肖。当他逃课坐在勒阿弗尔港边时，见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人，便带着自己的好恶情绪，把他们一一定格在画面上。

10多岁时莫奈已小有名气，小城里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小漫画家，更有上门来求画像者。莫奈为自己作品开出的价格是每幅20法郎。

此时，莫奈认识了欧仁·布丹。布丹比莫奈大16岁，是个画家兼销售商，他有一家画框店。布丹为那些到海岸避暑的画家们的作品配框，并进行代售。布丹看过莫奈的漫画后，很是欣赏，认为“一看就知道，很有才华”。

欧仁·布丹成为莫奈绘画之旅上相遇的第一个重要人物。在跟着布丹学了6个月油画以后，莫奈接受他的提议去巴黎正规地学习绘画。1859年5月，莫奈带着布丹写给巴黎一些小有名气的画家的介绍信，满怀憧憬，从海边小城勒阿弗尔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巴黎。

努力描绘“最初的印象”

跨进巴黎，莫奈得其所。不过，生性叛逆的他，并没有对正统的学院派表示出多大兴趣，而是流连于各种沙龙展，结交了一批个性像他一样自由的艺术家。

在维希学院，莫奈认识了后来成为印象派主将的毕沙罗。毕沙罗一直被后人称为“印象派的米勒”。他的画风充满一种农民的质朴与单纯的诗意。与莫奈一样，他热爱乡野与农村。后来，莫奈又结识了巴齐依·雷诺阿和西斯莱，四人志同道合，经常结伴出去写生，诗情画意的枫丹白露森林中，处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

莫奈一直关心的是自然给予自己的第一印象，他说：“当你去画画时，要设法忘掉你面前的物体，一棵树、一片田野。只是想这是一小块蓝色，一小块长方形的粉红色，一丝黄色，然后准确地画下你所观察到的颜色和形状。直到它达到你最初的印象时为止。”

莫泊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题为《一个风景画家的生活》，描述了莫奈的这种作画方法，并表示了赞叹：“我常常跟随莫奈去找寻他的印象。这时候他过的已不是画家的生活，简直像追捕猎物的猎人。孩子们带着或空白或未完成的画布，踉踉跄跄地随他东奔西走。这位讨厌弄虚作假和墨守成规的画家，面对着他的画，等待着、窥伺着太阳和阴影，他几笔就把洒落的光线和飘过的云朵采集下来，快速放在画布上。我曾亲眼目睹他这样抓住一簇落在白色悬崖上的灿烂阳光，把它锁定在一片金黄色调中，使这难以捕捉的耀眼光芒产生令人惊异的效果。”

莫泊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题为《一个风景画家的生活》，描述了莫奈的这种作画方法，并表示了赞叹：“我常常跟随莫奈去找寻他的印象。这时候他过的已不是画家的生活，简直像追捕猎物的猎人。孩子们带着或空白或未完成的画布，踉踉跄跄地随他东奔西走。这位讨厌弄虚作假和墨守成规的画家，面对着他的画，等待着、窥伺着太阳和阴影，他几笔就把洒落的光线和飘过的云朵采集下来，快速放在画布上。我曾亲眼目睹他这样抓住一簇落在白色悬崖上的灿烂阳光，把它锁定在一片金黄色调中，使这难以捕捉的耀眼光芒产生令人惊异的效果。”

莫泊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题为《一个风景画家的生活》，描述了莫奈的这种作画方法，并表示了赞叹：“我常常跟随莫奈去找寻他的印象。这时候他过的已不是画家的生活，简直像追捕猎物的猎人。孩子们带着或空白或未完成的画布，踉踉跄跄地随他东奔西走。这位讨厌弄虚作假和墨守成规的画家，面对着他的画，等待着、窥伺着太阳和阴影，他几笔就把洒落的光线和飘过的云朵采集下来，快速放在画布上。我曾亲眼目睹他这样抓住一簇落在白色悬崖上的灿烂阳光，把它锁定在一片金黄色调中，使这难以捕捉的耀眼光芒产生令人惊异的效果。”

“我曾亲眼目睹他（莫奈）抓住一簇落在白色悬崖上的灿烂阳光，把它锁定在一片金黄色调中，使这难以捕捉的耀眼光芒产生令人惊异的效果。”——莫泊桑

作/品/赏/析

《睡莲》

《睡莲》是莫奈晚年的作品，以令人叫绝的技法，在垂直的平面上描绘出波光粼粼的水面向远处延伸的视觉效果。在画家的笔下，睡莲的叶子是纯绿色的，而花朵却像暗红的火焰。看似随意的彩色线条笔触柔美，似乎让水流动起来，又像是捉住了一瞬间水面似真似幻的光和影。当时的评论家评价莫奈的《睡莲》：“它们把春天俘获到画框里。淡蓝和深蓝的水，金液一般的水，反映着天空和池岸边变化莫测的水，在倒影之中淡色的睡莲和浓艳的睡莲盛开着。绘画如此近似音乐和诗歌，谁曾见过？这些绘画中含有内在的美，精炼、深邃；是戏剧和协奏的美，是造型和理想的美。”

《紫藤花》

《紫藤花》作于1919年至1920年。画的整体风格平静祥和，天空是明净的蔚蓝，紫藤的枝子滑到画布边缘，从上面跌落，显示出一种悠闲的氛围。此时的莫奈，已经80岁了，正遭受越来越严重的失明的困扰，画面中不再有明确的叙事进程，更多的是心中的意象。

《在特鲁维尔海边》

1870年，莫奈和他的模特爱人卡美尔结婚了，在特鲁维尔海滨城市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蜜月期。《在特鲁维尔海边》即创作于1870年，画面中的两个女人，靠前坐着的正是卡美尔，她梳着两根精致的麻花辮，穿着蓝白条纹的棉质连衣裙，衣服的袖子是当时流行的羊腿袖。莫奈采用了特写两位女士的取景方式，很像摄影机镜头下捕捉的瞬间。背景中飘动的云朵，在夏日的光线中转动。



莫奈《在特鲁维尔海边》



莫奈《伦敦国会大厦·泰晤士河倒影》



莫奈《紫藤花》



卡罗勒斯·杜朗《莫奈画像》

记者/手/记

看“莫奈”之前不妨翻翻西方美术史

从毕加索到莫奈，从培根到草间弥生，这几年，越来越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、日本艺术大师的作品，被搬到了中国。此刻还在上海如火如荼举办的草间弥生与莫奈大展，被讨论得最多的并不是作品，而是人流：周末来看展？准备好排3个小时的队吧！

平心而论，国人对西方美术史的了解大多停留在最基础的阶段：听说过文艺复兴三杰，知道毕加索的《格尔尼卡》，认识莫奈的《睡莲》和《印象日出》，了解过梵高的《向日葵》，能报出塞尚、高更、马蒂斯的名字已经算不错。可为何一个在上海某商场地下举办、需要收费的莫奈展，却吸引了如此蜂拥的人潮呢？

对很多人来说，是否看得懂并不重要，隔着重重人头一扫而过也无所谓，只要“去过”就够了。

“你最近去过美术馆吗？”
“没有呀。”
“你最近看过别的展览吗？”
“去年看过一个……”

这是在“看莫奈”的人群中得到的回应。他们可能一年没关注过艺术，一年没去过美术馆，但一听说“莫奈”，就兴致勃勃了起来——只为了看个热闹。就像对于草间弥生，“波点女王”“LV合作设计师”就成了不少人对她了解的全部内容。

“看热闹”也是件好事。如何增加大众对艺术的兴趣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重要的课题，而“莫奈们”做到了。反观国内的各大美术馆，除了部分大型公立美术馆会有一些固定观众外，民营、私立美术馆平日可以说门可罗雀，即使它们是免费的。一方面，是因为不少展览质量不高，另一方面，还是因为普通大众并未养成去美术馆看展览的习惯。

有画家说过，现在国内的展览，开幕式上见到的都是熟面孔，圈子的人办展，圈子里的人看展，热闹完开幕式，剩下几个真正的观众。相比之下，在欧美、日本的美术馆里，随便哪一天，都能见到许多人专程前去看展。

如果一场莫奈或者草间弥生作品的展览，能从吸引兴趣开始，让更多的人从“看热闹”到“看门道”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艺术之旅，不应仅仅是一张合影留念、一条“去过”的微博而已，就像卢浮宫也远远不止维纳斯雕像、胜利女神像和蒙娜丽莎这“三宝”一样。

让更多的人多接触、了解、喜欢艺术，还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不过在“莫奈”之前，不妨稍微翻一翻手边的西方美术史吧——就从认识印象派开始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徐馨儿